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序

三教序 餘性嗜山水，久不作風塵計，即有相與盤桓者，亦林泉中人。素所常經之處，則有山東濟南府德州城西，水官驛之伏魔宮。中有慧圓僧。其為人也，慷慨好義，舉止率真。雖為世外人，常作救世想焉。一日者餘過而訪之。僧舉是書以示餘。問：「為何書？」答以《金鍾》。問其大意，答以醒世。餘不禁慨然曰：「此乃勸癢之書乎：世上勸善諸書不為不多矣，而樂觀者為誰？」僧曰：「盍詳察之。」餘唯唯。初閱之則卑卑不堪，再閱之則津津有味，三復翻閱不覺拍案大呼曰：「真大書也！真奇書也！前之所謂卑卑者，是誠蛙蠱之見，焉能測天海？後之所謂津津者，又為薑桂之性，難以辨深奧。即究之驚其為大，訝其為奇，亦不足以概是書。於無可概之中而強求其概，亦不能於為大為奇之外破天以稱是書。觀者之不見其大，不見其奇，正因是書之不大而大，不奇而奇。若卒無以見其大、其奇，是為腐儒。以驚天動地之文章，豈爾之糟亂肚皮所能容者？」

忘俗老人序

筆瓢主人序

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。則言似後於功，而功似後於德矣。不知非言無以成其功，非功無以成其德也。由是而觀，德與功與言非一而三三而一者乎。總之，欲觀德與功者，必以觀言始。故察邇言者有大舜；拜善言者有大禹。邇言者，淺近之言耳；善言者，明良之言耳。非明良不足見邇言之可察；非淺近不足見善言之可拜。嗚呼！自古至今凡一切書史及一切經傳合之小說鼓詞，何一而非邇言，何一而非善言乎？無奈讀者觀者，或以咕嚕而失先聖之意，或以熱鬧而負明士之心。將古人一片濟世苦心付於東流，亦良足慨焉！今日者，不知著於何人之一部奇書，曰《金鍾傳》，披閱之下，汗淚交滴。雖類稗詞野史，實足以證一貫之旨，異日者廣為流傳，勿以其淺近而忽其明良也，幸甚。閱是書時，當生敬謹心，當生畏懼心，當生勇猛心，當生謙退心。有此四心，然後可以閱是書。若執一隅偏見，謬參大成，是誠名教中之罪人。既為名教中之罪人，又焉得不為世道中之賊子？賊子，即淪於世道者也。即淪於世道，即墮於惡途者也。以一人而墮於惡途，尚得謂之人哉。凡我同人，庶勿因觀是書而墮於惡途，庶勿因觀是書而不得為人。苟能詳體大意，化己化人，豈非是書之功？豈非是書之德？是書之功與德，豈非皆是書之言乎？餘也不揣，敢將俚言為之序。

筆瓢主人序

自非道人序

世人皆可勸，惟自高者不可勸；世人皆可化，惟自是者不可化；世人皆可訓誨，惟貪癡無盡者不可訓誨；世人皆可成就，惟狂妄無知者不可成就。此四等人，與之講聖道，則必曰老生常談；與之論佛法，則必曰空言無補；與之談道教，則必曰妖詞惑眾。噫，何其迷昧至此哉！以一人而迷昧至此，亦世所罕觀者，何舉目四觀，普天下多是類也。既如此，又何必勸之、化之、訓誨之、成就之乎？奈吾佛慈心，卒有莫能息者。故正一子、克明子於無可拯救中強拯救之，則著此正學以醒世。雖至迷至昧者聞此亦當睡眼圓睜，黑心洗淨，合掌稱謝曰「此正一子、克明子何時之聖人也？」而正一子、克明子又何用汝稱謝哉？然正一子者，一其心也；克明子者，明其心也。其所以一之明之於心者，亦不過曰孝弟而已。即堯舜復生，如來再現，老子來世，亦無以加乎此。由是而觀，其有功於儒，有功於道者，即有功於吾佛也。既有功於吾佛，吾安得不肅然起敬以贊曰：

淨土傳燈，賴以不滅。

列為八卷，何異貝葉。

不起敬心，庶勿披閱。

千古正言，無過於這。

自非道人序

七絕一首

一部金鍾萬古傳，全憑俚語勸人間。

其中無限苦心血，朵朵紅雲捧上天。

苦竹老人題

七絕四首

憑將文字作仙槎，舌本瀾翻筆燦花。

莫道支離非聖諦，稗官原不入儒家。

千流萬派自紛紜，大意何人與細論。

省識廬山真面目，源頭滴滴漱繁繁。

鐘聲渺渺未全消，入耳應須破寂寥。

領取個中弦外味，杜鵑聲苦雨瀟瀟。

經營慘淡意何知，點畫從教辨魯魚。

多少深心言不盡，世人漫道是奇書。